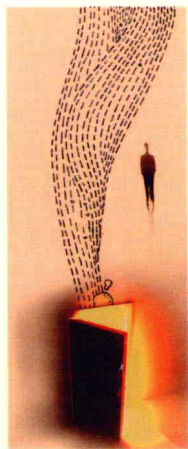


莫非
著



C2012042392

在永世里 抛一个身影



他的慈爱上及诸天
他的信实达到穹苍



他的慈爱上及诸天
他的信实达到穹苍



在永世里 抛一个身影

莫非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永世里抛掷一个身影 / 莫非著. ——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2. 3

ISBN 978 - 7 - 5430 - 6545 - 1

I. ①在… II. ①莫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②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0870 号

著 者: 莫 非

责任编辑: 刘 挥 特约编辑: 李玮 羽商

策 划 人: 尤 军

封面设计: 金 刚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http: //www. whcbs. com E - mail: zbs@ whcbs. com

印 刷: 北京中达兴雅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1/32

印 张: 7 字 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我恳求你，不要只为这个世代活，
也要为将来活。如果可以，我愿透过永
世投掷我的身影。

自序

在陌生的地方醒来

在陌生的地方醒来，永远需要一点时间，来重新确认自己所在的地方。有时是龌龊的旅社，有时是统舱似的退修会宿舍，有时是受到热心招待却无法真正放松的人家。在陌生的地方醒来，永远需要带点弹性来适应环境，带着警觉来投入办事。更多的是需要许多的勇气，与一点探险的好奇与兴致。

在陌生的地方醒来，并非因为个性喜欢四海为家，而是为了一个托付，一项使命，要把文字异象的火种在华人基督徒中点燃。于是大陆、台湾，北美，马来西亚，舟车劳顿，日夜颠倒。只因为爱，就注定了四处漂泊。也因此一次次会在陌生的地方醒来。

然而，有一次在美东文字营醒来的地方，是一个天主教修道院，却如此让人放松。没有陌生地方的适应复杂，也无熟悉地方的责任与时间表，只有由人世退隐与无牵无挂的安息自在。窗外幽静中飘过几声清脆鸟鸣，树荫筛下几束柔和的阳光。一切是安静、祥和的，不断

鼓励着来者要放下所有的俗虑尘忧，好好地“回家”。回到自己里面真正的心灵归宿。安息，换血，再重新出发。

好一个写作之人的天堂。在我常常东奔西跑的服侍里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典，一个可以坐下来享用的特别属灵盛筵。

然而这样的地方并不常有，大部分所在的陌生地方，亮点不在环境，而在于参加文字营的各路学生。文人与文人相聚，本有其特定的魅力。更何况相聚，不只是为圆一个延迟太久的文艺青年梦，还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在心：我们要尝试用文字见证生命的恩典，呈现那世人难以理解的属灵奥秘！

做文字老师的我也常会推敲，学生到底从我这学了什么？什么是可以持久在心，写作路上一路相随不忘的叮咛？

说实在我有恐惧。怕自己像歌德在《浮士德》中写的，那驾车的少年诗人到处撒出珍珠、宝石，供人捡拾，顺手抛出灵感的火苗，在每个人头上跳跃燃烧。但没多久这一切即全变了样，珍珠变甲虫，宝石变蝴蝶。灵感火苗亦瞬间灰飞烟灭，一切成空。

这是做老师的噩梦，尽管我们曾如何、如何地欢聚一场。

总是希望有些什么可以留下。所以总会苦口婆心，殷殷地叮嘱：工人先于工作，作者重于作品。信仰与生命，永远要在文字之前先被建树。写作之路，也形同跑马拉松，要有跑长途的心理准备与坚韧耐力。

当初蒙召奉献，便知已过了年少文采让人惊艳的年龄。虽然知道所有名家都在青春盛年，写出他们此生最好的作品，好像文采与创作力是与年龄有某种的关系。然而，呼召我的神却很幽默，走上写作之路时便年已三十。摸索的笔，生涩一如青年学子。但既然这是神的托

付，我便向神求：让我活久一点。写作起跑点既已比别人晚了，能否让我活到八十、九十，好比别人多写个几年？

但后来发现我所喜欢的一位灵修书籍作家孙德生（Oswald Sanders），身体与创作力皆过人。七十多岁时，白天到迪斯尼乐园玩一整天，晚上还可以在我们教会讲宣教年会。强壮如他，只活到 90 岁便为了主被接去。身体十分不及格的我，还谈什么写到 90 岁？岁数由不得人求，能活到多少都得看神的恩典。但至少，这是我跑长途马拉松的心志与准备。

相信我，这真的是一条马拉松之路。初跑时，也许看不到烟火灿烂，中途也不大会有人为你鼓掌，但不到终点，说实在的，谁也不知谁会真正的赢？

在写作路上，请问：你有跑长途的心理准备与锻炼吗？

然后，跑时需要什么样的操练，你了解吗？

这几年来走南闯北，也算撒出些许文学种子。发现能真正萌芽、开花的人多有两个特点：深具文心，以及稍具语言的掌握能力。

什么是文心？“文心雕龙”说是为文之用心。亦即人的文学创作心灵，包括思维判断、认识与感怀的心灵活动。整个文艺创作过程，简单来说，便是一个“用心”，在信仰里，不断开垦自己的属灵生命和建树独特的属灵洞察。啊！于我，这真是写作的最大魅力了，不断地督促自己的生命在各方面成长，让创作成为一种属灵的经历。在创作中经历神，也在创作中完成自己。

语言则是一种体貌，一上台亮相，是否能让观众眼睛一亮，全看文字的掌握功力。《文心雕龙》说文字是“文章之宅宇”。而“雕龙”之意，是指语言的艺术形象化，雕缬成体，也唯有此，文字才会有其

感染力和影响力。因此，不断地培养文字感和驾驭文字的能力，是每一位文字人都应努力的目标，基督徒也不例外。

跑马拉松需要有使命感的心志，跑的锻炼则在于不断琢磨如何让属灵生命活得优雅，又把生命漂亮地呈现。两句话就可说完，却跑了我二十三年，还在勉力琢磨之中。

但在这之中，自然不全是苦工。一路上风光旖旎，惊喜不断。而且只要你进步，总是会在陌生的地方醒来。每一个转弯与冲刺，都是一次醒觉。在新天新地中，奔跑着一个不断巨大的你。想想，岂不让人渴慕？

写这本小书，心中的感动，即希望能够成为某位基督徒作者的一本灵修书，日日案头相陪，成为点燃所献之祭的香火。创文成立时的使命是：在时代里携手，于时间里传承，推动文字侍奉，创写新的世纪。这本书里的文字，也可说是我在这时代里点燃的一点文字火种，盼能靠圣灵烧旺，促使每位基督徒文字人都能渴望在永世里，用文字来抛掷一个身影。这是我深层又衷心的祷告！

为此，我常在陌生的地方醒来，也永远需要一点时间，来重新确认自己所在的地方。但我早已确认，也守住自己的岗位等候。

你呢？你可曾醒来？你确认了吗？盼你也能忠于自己所在的地方！

莫非写于2011年7月29日

目录

第一章 掘锁中的写作篇 001

第二章 在永世里抛掷一个身影篇 045

第三章 许一个阅读的人生篇 087

第四章 聆听大师篇 129

第五章 为基督教文字创作注入一股活水篇 183

第一章

捆锁中的写作篇

天地有大美

美国南加州虽然四季不分明，春天却自有一番天地。

由我书斋望出去的后山，有残冬的沉静，也有初春的讯息。园中一株果树在天地间挺立，姿态标致。树上半身的枯枝四处伸展，深褐色上稀稀落落缀着几许白色星点，是早春的杏花。有时骤然望去，像从天飘下的漫不经心的薄雪，半路中硬被枯枝给扣下。而且，每天又添洒一些，又添洒一些，由枝头往下逐渐散布，像一点、一点卷开的画轴。等日后全盛开时，灼灼一树春雪，更似一匹美丽的锦缎，美得让人屏息。

2005年，病了大半年。后虽痊愈，但仍然随时弱不禁风，却感觉到上帝常借大自然中的草木，以赋予生机的讯息鼓舞着我们。不管我们怎样在生活中苟延残喘，草木一直静静地吐露着生命的力量，茁壮、茂盛而华美。每望见，都带来莫大的安慰。这可能也是为何许多慰问病人的卡片上，印着的都是各色鲜艳的花朵，争相喧嚷着“生命！生命”的原因。只是一些色彩和形状的组合，便可把人指向一种生命的向往，对美的向往。好像美可以赋予我们某种生命的力量，一股向上的力量。

这是很奇怪的事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知识是力量，行善也可产生力

量，但美总让人觉得可有可无，没有实质功用，是虚的、不着力的，若欠缺，人好像也可以活得下去。但是，上帝为何还要在创造中含带美的存在？

美，想必是一种心灵的喂养，进而可以渗透生活各方面，提升生命质量。虽然生活美学是人类文明之下的创造，但美感却是来自上帝的赋予。只是在我们的信仰中，每天虽然接触真和善，但却不大看得到美。这使得基督徒的笔下文字总显得刚硬，故事总显得粗糙。在文字创作上，有时我们尚未脱离清教徒时代，一片灰扑扑没有颜色，让人读来窒息。相形之下，霍桑的《红字》一书中，即使是象征羞耻的“A”字，也是黯然背景下的一抹鲜红，反而更显得具有生命力。

不要低估美的力量，因为美的力道决然。真理也许可以振聋发聩，美却可以直接撞击人心。人对美没有太多的抵抗力，当美迎面扑来时，人会自动缴械、投降。这就是为何艺术、文学和音乐无国界的原因，由头脑分析掉人心灵感动时，一切无须解释或争辩，自然地就溶化、吸收，浸润在其中。

我们需要美，生命中更需要美。因为在我们的信仰中，每当我们强调生活必须操练俭朴时，往往美也一起被铲除了。在生活中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我们被鼓励要压低、缩小欲望时，同时也就抹杀了美感。基督徒可以说是最没有生活美学的一个族群了。

这也许因为美和服侍生活常常互相抵触。常常我们的服侍是保罗式的“竭力追求”，“向着标杆直跑”，内中刻画的图像是坐不暖席，马不停蹄（这里面也包括我的罪恶感）。台湾作家蒋勋在《天地有大美》一书中，谈及美学时说道：“美是一种生命的从容。”几乎所有的美都产生在悠闲的文化中。没有悠闲，就无法产生美感。

所以请问：我们的生活悠闲吗？我们的生命从容吗？放眼望去，我们的生活也许圣洁，也许正直，但不大有生活的美学。“牵着蜗牛去散步”（台湾基督徒作家张文亮之语），在课堂上练习还好，若要带回家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又有多少人会尝试去做呢？

然而，当我们不讲究美感时，这世上唯一存在于人间的美，便只有邪恶中的美，所谓的“恶之华”了。对于美，老实说人并无什么抗拒力，美可以很危险。如果我们没有培养出一种属于基督徒的生活美学，当心灵渴求美的呼吸时，我们便很可能会受“恶之华”的诱惑。

我们的心灵需要美的滋润。但吊诡的是，我们的心灵又必须先要有足够的空间，才能容纳美的存在。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做美的拓深，包括学习生命中的从容，悠悠闲闲，谈笑用兵。真正有生命的人，生活起来应自有一种从容大度、万事不惊心的态度。

回到写作，便更须从容了。虽然做学问强调用功认真，但是创作不同，创作要在一种从容中完成。台湾另一位作家唐诺有本书很值得推荐——《文字的故事》，里面提到玩耍和创造有深层的关系。他说，马克思以为发明创造的真正根源是闲暇，这是“有闲创造说”。仔细想想，很有其道理。在玩耍中创造，其实就是中国人所谓的“游于艺”。我们有时创作得太沉重了，不是吗？逼自己到一个程度，作品充满匠气，缺少灵气。用轻松的玩，来写出有分量的作品，这是一种颠覆式的学习。

我们需要多一点像大卫那样的诗人，有心情，有闲暇，观月亮星宿，览山海风景，才能把自然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牵系起来，写出下面这样的诗句：

“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。”（诗篇 8：3）

“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砰訇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战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”（诗篇 46：2-3）

我们也需要像所罗门王这样的哲人，把深刻的哲学思想用美丽的意象呈现。在指出人生美丽、脆弱和短促时，本来一句话便可感叹完的，但他用四种意象来形容：

“银链折断，金罐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。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”（传道书 12：6-7）

这些，若不对外在自然花工夫去凝视，再在心中百般揉捏，难以成句、成篇。所以在我们的文字中需要教导，也需要赞美；需要逻辑思辨，也需要意象比喻。我们作者群中需要有保罗，也需要有大卫和所罗门。在生活中，在心灵里，我们要为生命中的美，划出一块大大的空间和时间。

苦口婆心，只是想提醒一些基督徒，也提醒我自己，当生活中忙到一点都容不下美时，人迟早会生病，不见得是肉体，更多的是心灵。盼我们每个人都能发展出一套独特、健康的属灵生活美学。

花信报时

又是春天时分，奇怪的是，从书楼窗外望去，左顾右盼就是不见杏花的花信。过去此时，死寂一冬的枯槁枝丫会在春雨滋润下，一星点、一星点地冒出白点，安慰着寒春里的大地。稍安毋躁，只要时候到了，春风吹起，枝丫布满的花苞便会此起彼落地灿放一树的华雪。

然而这一年春阳已暖，春风屡屡拂面，杏树却悄然伫立，全然地不动声色。虽然和往常一样地修剪、施肥和用盼望来浇灌，就是不见一点花的踪影。中国俗语说：“花木管时令，鸟鸣报农时。”自然界里的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都是按一定的季节时令来活动。所以观花知物候，听鸟定农时，所谓“花信”不就是宣告一个季节的开始吗？

再看“杏”字，拆解开来是木字底下一个口，远观一片笑脸盈盈，不见树的木，只有花的娇，作为春天的使者绰绰有余。

但此时，连更远斜坡上的木兰花都绽蕾开放出朵朵娇粉的花朵，朝天迎风晃动，让人纳闷的是：为何这边的杏花今年不开口宣告？

你有过这样期盼开花的心情吗？或从期盼中生疑问：该做的都做了，为何还不开花结果？或者我们应该问的是：什么样的生命，会不受大自然气候时节的制约？什么样的殷勤耕种，却无法顺理成章地开花结果？

生命中确实有一些不受时令掌握的东西，像爱、像生命成长，对创作者来说，很可能怀藏的最大疑问是：我到底可不可以写？

在文字路上，有些人很辛苦地一字一种，却一再被退稿，苦无发表机会。也有人一写就上手，而且篇篇登出，让人读来频频赞赏。有木字压口而无声的杏花，也有风中婀娜多姿的木兰花，谁可以写？谁能真正成为创作者？谁又有答案呢？

写作或艺术，都不是能用沙盘推演的领域。必须全人投入，而且即使一生投入也不见得能保证出头。即使出头一时，也不一定可以有名一世。这条路充满了未知，也正是未知让人着迷。谁有才气？谁平庸？两者谁较有市场？有市场又不见得有口碑，要如何方可以流传？

谁有答案？

文字侍奉又有不同的一套游戏规则。首先，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（马太福音 22：14）。可以动笔的人很多，但真正投入文字侍奉的人少，执笔又真正能用笔枪纸弹为主冲锋陷阵的人更少。我们要如何来看这一条路？

创作者的疑问，简单来说，不外乎神为何会选择我们来写？若选我们又为何不帮助我们“下笔如有神”？尽管我们如此忠心，树已栽，水已浇，肥已施，但花到底在哪里呢？

问题有时可以很炽热，尤其当我们已用全部的生命来燃烧时，更会焦急不安。庄稼耕种收割皆有时节，不可等待，工人却尚未装备齐全，农事将误当如何？自己又是否在“白占地土”？

我也曾是其中一个发问者。开始提笔写作时生命阶段已晚，如果还无法三步、两步做跳跃性的成长，急煞人啊！

但当我读到大卫一生的故事时，心中便有些底了，因为大卫的某些经历和我相去不远。大卫 15 岁时以牧羊孩子的身份被拣选，要成为以色列人所渴望拥有的一位国王（参见撒母耳记上 16 章），那时他是青少年，还有些成长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来追上，这可以理解。然而，待他真正在希伯仑坐上王位时，却已是 30 岁！这中间的十五年，不但没有因为他受神拣选就受皇家待遇，反而充满等候、困顿和阻拦。

想想他可是千中选一的家族，八弟兄中唯一被挑中的受膏者。初试啼声便打败了歌利亚巨人，因此名扬天下。但又怎样呢？在神的计划里，他不但无法名正言顺地紧接着登上王基，大刀阔斧地施政爱民，反而连自己那条小命都快保不住了。明明是受膏做王，却过了十五年颠沛流离的日子。这之间，不但生命常处于危险中，背井离乡，

餐风露宿，就连唯一的朋友约拿单也被弑杀，落魄寂寞比任何一个流浪汉还不如。

在这十五年间，可以想象大卫一定也有许多疑问：神啊！你确定选的是我吗？那么王位呢？臣民呢？为何扫罗要追杀我？为何约拿单会被杀？神应许的国度要到何时才能建立？

他想必会困惑，被拣选，又不能恰如其分地为主做工，许多遭遇似乎还反其道而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样的困惑我也曾经历过。二十多年前（1988年），我蒙召投入文字侍奉，积极向台湾投稿，参加有奖征文活动，找出版社出书。大大小小得了十多个奖，陆陆续续出了十多本书。二十年后，却发现发表和出版的路不但未愈走愈宽，反而因着不赚钱的副刊一个一个被关闭，文学市场日渐萎缩，平面媒体受网络发展影响不断退位等，路愈走愈窄。

到头来，不但不能坐下乘凉吹风喝口茶，反而发现十年河东、十年河西。创作是一场充满疑问的战争。尽管华文文字侍奉急待拓荒，大自然的种种迹象时节已至，但现实是，纵使我们再怎么殷勤耕种，却仍然无法宣告花信，这就是我们和大卫的共同写照。

即便如此，大卫却仍写出这样的诗句：耶和華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；他教导我的手争战，教导我的指头打仗。他是我慈爱的主，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盾牌，是我所投靠的；他使我的百姓服在我以下。（诗篇144：1-2）

他笔下的“磐石”、“山寨”、“高台”、“救主”、“盾牌”、“所投靠的”，早已被千古多少基督徒祷告引用，而这又岂是一连串修辞上的美丽名词？那都是他十五年来颠沛流离，用经验换取的血肉生命纪录啊！每一个形容，都是因为深刻经历才能指证，得以名之的名